

樂儀隊換裝 · 萬博會驚艷

北一女的你迷你裙 (中)

● 劉昌博 (中外雜誌撰述委員、大學教授、自由作家)

一、跟時間賽跑

本局——教育部文化局，成立才三年，編制員額只有九十四人，多是新進的年輕人，雖沒有太多的經驗，但衝勁幹勁十足，是一群不畏虎的初生之犢。

為了辦好「中國日」這樁無先例可循的大事，王局長從全局各單位挑選約十二位精幹人員，組成工作執行小組，每人都像敢死隊、救火員及拼命三郎，除分內工作外，哪裡需要人手，就向哪裡去支援；夜以繼日，不眠不休地工作，犧牲了星期假日，且

無加班津貼可領。

人數雖在三百人以上，卻是一支倉促成軍的雜牌隊伍，性能迥異的男女團員，且須於一個月之內，集訓成軍，開往國際戰線——日本大阪萬博會場表演，真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艱鉅任務！

單是編列預算就夠傷腦筋，項目即包括：訓練、服裝、道具、旅運、辦公等五大項；其中服裝就分團員外出服、指導教師服及工作人員服。最難搞定的是表演服，比如北一女樂、儀隊團員的服飾繁雜有：髮帽、上裝的白襯衫、綠背心、肩章、金黃穗帶

；下裝白色褶裙的長短尺吋；腿腳穿的襪子和皮鞋。道具類的彩獅、彩龍、樂器、木質槍枝、舞蹈服飾等，一項或一件，都馬虎不得；而且必得加工趕時間，分秒必爭。

每項事務都急迫、有些事務可用加班費解決；惟每個節目的表演，是急不得的，必須用愛心、耐心和時間去磨練、培訓、調教，才能水到渠成。比如：樂、儀隊的演奏和操練；舞蹈組的排演、舞獅隊的演練等，時間迫促，能不急嗎？

為瞭解各集訓隊進度和績效，我於下班後即前往訪察，北一女樂、儀

隊一一〇人，集中在南昌街菸酒公賣局球場訓練，近在咫尺，下午放學後，步行十分鐘就到了。每天從下午六時半至九時半，週末下午集訓，星期日不放假。

我發現每位同學皆揣了厚重書包前往；每當儀隊持木質槍作花式操練時，樂隊同學幾乎全部拿出書本，挨坐四周觀眾席猛啃書本。經詢問，才得知她們是高三應屆畢業生，七月一二兩日就得參加應屆大專院校聯考；我耽心影響聯考成績。她們都答說：不願放棄這次為國爭光的榮譽。軍訓室教官則說：一年級樂隊同學演奏不純熟，跟不上；何況高三樂隊同學，平素學業優異，成竹在胸，不耽心集訓會影響聯考。

反之，當樂隊同學單獨演奏訓練時，儀隊同學就趁機拿出書本閱讀，她們都是高二學生。至此，我才曉得，樂隊和儀隊成員，皆是從品學俱優者中挑選來的，還須儀容端正、身高

一六八公分以上，體重不超過四十五公斤。因之，當她們換穿了簇新制服，著迷你短裙出場表演，艷光照人，幾疑仙女下凡塵。

後來查知，樂隊高三同學，於七月一、二兩日白天都去參加緊張的聯考，晚上仍來照常集訓。一個月後放榜，她們不但全部金榜題名，而且四個組裡面，她們奪下三個組的狀態！即乙組郭玉英、丙組郭慈惠、丁組歐靄娟。

至於舞蹈集訓地點，在僑光堂二樓大禮堂，高校女士擔任指導教師，督導嚴格，受訓學員五十名，悉皆文化學院舞蹈科系學生，受過專業訓練，她們排練的「霓裳羽衣舞」及「嘉賓譚舞」，舞姿純熟美妙，我最是放心。

唯高校女士提醒我說：「霓裳羽衣舞」服飾配件如頭飾及綵帶等，卸裝費時；中間只有「羅漢戲獅」及「金龍獻瑞」穿插，倘不將兩節目拉長

一些；則他們的下一個節目「嘉賓譚舞」就趕不上，因須於短短十五分鐘內，卸裝又上裝，苦人所難。

我將她所提問題，認為事態嚴重，牢記於心。最後，我到萬華國中大禮堂察看，因沒冷氣空調，但見舞獅男隊員們，打著赤膊，穿了短褲，揮汗舞動四隻南方祥獅，指導教師是台視導播廖煥之，汗流浹背，揮搖紙扇，猛喝冰水解渴。

廖導播告訴我：這些隊員都是北市西門町各個知名粵菜館的名廚師，悉皆體格壯碩的彪形大漢；尤其哪一位鼓手李輝岫，廣東新會人，陸軍營長退伍轉業廚師，居然成了響噹噹的名廚，他的大肚子也跟大鼓一般凸出；但他擊起大鼓來，舞動兩根鼓槌，迴旋空中千變萬化，像在耍魔術，玩特技，而其鼓聲鏗鏘，忽緩忽急，時而高亢，時而低柔，在他四圍舞動的，四頭祥獅，都聽他的兩枝魔槌指揮。據說：他早被封為台灣及東南亞第一

舞獅鼓手，有「鼓王」之稱。

他們二十人，是每晚九時於粵菜館打烊，才來集訓，至深夜才散去；舞獅行頭及道具，全是他們自個帶來的。

二、烏龍!!

我駐日大使館迭次函電稱：日本近來政情複雜，常有理念不同的偏激分子，擅闖大會表演廣場滋鬧事端；比如右派的反蘇分子，抗議美日安保條約、更抗議蘇俄強佔北方庫頁島及北海道附近四小島，要求收回。

左派分子抗議美國仍在琉球群島及南韓駐軍，更要求和中共建交及跟我國斷交。

因事態頗為嚴重，函電又說不明白。於是，本局局長兼召集人王洪鈞，偕同安全室主任李藻圃、事務科長楊北海，逕赴日本與我駐日大使館、萬博中國館，及駐大阪總領事館連繫，就安全及事務各方面交換意見。另

悉：我旅日僑胞無論東京、橫濱、神戶、名古屋與大阪均無舞龍團隊，前

述由旅日僑胞負責舞龍節目，純屬錯誤傳言，舞龍變成了「烏龍」！

王召集人回國後，十萬火急的事情，就是把「烏龍」事件如何補強，惟有調整節目一途；為使舞蹈節目表演團員有充分時間卸裝及換裝上場，必須於兩者之間加添節目，以致舞龍項目決不可減少。

為此，特邀集有關專家、教練、指導教師及執行工作小組人員召開緊急會議會商決議：

(一)由兩廣醒獅團團員，加緊趕排舞龍節目，命名「金龍獻瑞」，仍請廖煥之教練督導。

(二)由北一女儀隊學生，加緊排練一場民族舞蹈「繡荷包舞」，請舞蹈家李天民、余國芳夫婦指導。

(三)「舞龍」的兩隻巨龍，及「繡荷包舞」的服裝道具，請事務組即日招商趕製。

三、節目定型，新裙試裝

舞獅團員加排舞龍，獅龍同屬祥瑞神獸，舞步隊形略有變化，差別不大，似乎難不倒他們；惟舞耍龍頭的舞手，必須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漢，舞耍一兩圈，氣喘吁吁，就要換上替手；何況兩隻巨龍的迴旋、盤轉、昂首、伏身及交互吞吐龍珠，必須走步快速、矯健及整齊。一、兩天後，他們都辦到了，龍騰獅躍、珠連璧合。

北一女儀隊同學，她們原是要弄花槍的，如今加練民族舞蹈「繡荷包」，是要模倣待嫁女兒心，穿起純樸村姑的服飾，拈了繡花針在錦緞上作刺繡狀，嬌羞而靦腆，楚楚動人。這和儀隊的操耍槍枝的中帼英雄威武姿態，迥然不同。好在北一女同學智慧超高、資質優異，舉一隅而反三，一學就會，雖然動作有些生硬，不甚細膩優美，看來動作是整齊劃一的，外行人看不出有何破綻。

直到六月二十日，定型的節目單，以及演出的內容和時間，才最後拍板定案如左：

(一) 序曲 (二十秒)

(二) 少女樂、儀隊表演：由北一女學生一一〇人擔任 (十二分三十秒)。

(三) 霓裳羽衣舞：由中國文化學院舞蹈科系學生五十人擔任 (十分二十三秒)。

(四) 羅漢戲獅：由兩廣醒獅團團員二十人擔任 (十二分鐘)。

(五) 繡荷包舞：由北一女儀隊學生六十人擔任 (七分九秒)。

(六) 金龍獻瑞：由兩廣醒獅團團員二十人擔任 (三分三十秒)。

(七) 嘉賓識舞：由中國文化學院舞蹈科系學生五十人擔任 (八分八秒)。

(八) 謝幕：由全體團員二〇〇人出場 (二分三十秒)。

以上全部節目表演，合計五十六分三十秒，符合多元化、多變化、場景壯麗、精彩緊湊原則。

六月二十三日起分別在僑光堂、

萬華國中禮堂及公賣局球場等地加緊排練各項節目。各隊量身訂製的團員外制服及各個節目表演服，均已陸續訂製妥備，送來試穿。前者都是一樣的，女生白襯衫、花紋蝴蝶領結，外穿淺藍西式上裝，配淺藍褶紋及膝裙子，頗有淑女風範，大家皆很喜歡。男生是白襯衫，配藍紫色領帶、藍色夏季西服一套，也頗具紳士氣派，全都認同。

至於，各節目表演服，舞蹈、舞獅及舞龍部分，有一定制式規格，大家沒有意見，只有尺寸大小寬窄的修正而已。

惟北一女樂、儀隊的表演服，有革命性的創新改變，試裝時全校師生矚目，校長江學珠也撥冗來到公賣局球場，要和眾多師生檢驗新服裝，到底把行之多年的傳統白色長褲揚棄，改換成白色褶紋短裙後是個什麼怪樣子？

我們特別挑選了一個分隊的儀隊

同學，先到更衣室換了簇新制服，手托花槍，於樂隊演奏的進行曲中列隊齊步走出來；全場目光的聚焦都放在她們搖曳生姿的迷你裙上面：

「哇！好窈窕的身材！好漂亮的迷你短裙！」

「操耍花槍、好有精神、好挺拔、好漂亮，彷彿散花的天女嘛！」

讚歎聲和掌聲，同時炸響起來；原本滿臉肅殺、翹起嘴角的江校長，臉上的冰霜卻被熱烈交響的讚歎和掌聲融化了！她帶著微笑和我們親切握手，似乎認同這次樂、儀隊揚棄傳統的長褲子，換裝成迷你短裙是正確的！

當時，在場觀賞試換新裝的本局正、副局長王洪鈞、鍾義均和筆者，激動地掉了欣慰的熱淚，心中虛懸的一塊大石頭終於放下了！

四、搶購褲襪

分三組在三個場地排練了一星期，分別看來均十分熟練、整齊、健美而壯麗；惟耽心依照正式演出順序表演起來，是否會銜接順暢，有條不亂？則誰都不能打包票？最佳方式，必得找一個類似大阪萬博廣場的場地，集中全體隊員來兩三次綜合排練，才不致臨場亂了陣腳。

這時，從行政院傳來秘聞，副院長蔣經國基於國仇家恨，不贊同派團隊赴日本萬博表演，原因有三：一是國仇，日軍侵華，血戰八年，我軍民死傷三千多萬。二是家恨，日機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轟炸奉化溪口鎮，蔣氏的親生母親毛福梅，即於此時慘遭炸死。三是日本近與中共勾搭，有建交可能。

鍾副局長兼領隊，追隨蔣經國多年，深知蔣氏事母至孝，「國仇家恨」，梗然於心。欲要他不反對，必先把握節目排練得完美無缺，並邀請他親來檢驗。因鍾領隊曾在救國團擔任活

動組長時，有過辦大型表演活動經驗。他認為當時台北市只有南京東路和敦化北路交叉的中華綜合體育館適合，館內可容觀眾近兩萬人，原是國際性籃球比賽場地，瓊斯杯及四國五強籃球大賽，即在此舉行。

當時，正、副局長王洪鈞、鍾義均，內心壓力的沉重，可想而知！

唯為了不妨碍看台觀眾視線，決定把球場兩端的籃球架拆除，四圍的欄杆也要拆去，這樣一來，場地內的表演空間加大許多，和萬博廣場近乎相似。

於是，我們租用該館，並於六月廿九、三十兩日集中場內作綜合整體排練。如此龐大的隊伍，集中依序表演，在該館尚屬首次。

排練時，一切都頗順利，令旁觀的人驚訝又驚艷；驚訝的是陣容如此壯大，驚艷的是美少女如此眾多，而北一女樂、儀隊的迷你裙下美腿如林。觀眾們的視線，逐次被新奇的迷你

裙吸引，由於聚光燈的強光照射，表演者的一顰一笑，舉手投足，甚而些微的瑕疵，悉皆無所遁形的暴露出來，尤其是短裙以下和靴鞋以上的腿部，天然肌膚呈顯！

「哇！有幾位女隊員的腿略嫌乾黃、枯瘦，美中不足！」

「哇！我看到有幾位腿上有疤痕！像是紅豆冰棒嘛！」

當儀隊表演花式操槍，整齊美觀；惟儀隊女隊員要表演用槍枝在地板上排字或拼擺圖案時，必須蹲下腰身微伏地板上，這時迷你短褲自然撩起，當然遮不住裙下風光，底褲就會乍露出來，式樣參差、寬鬆各殊、新舊不一、色澤迥異，五花八門，皆成了聚集，而且十分醒目，莫不看傻了眼；這些不雅觀鏡頭，觀眾偏偏喜歡偷窺和議論，實在出乎意外。

排演後，隨即集會檢討。舞蹈組教練高棧、李天民等，胸有成竹地說：何妨做效芭蕾舞手，體操選手或韻

律操選手一樣，加穿褲襪就一一遮掩了！

於是，鍾領隊和我責成事務組人員到北市各委託行、時裝店及百貨公司搶購乳黃色褲襪；即底褲和長襪相連的舞蹈或運動會用的長統襪子。當日搜遍全台北市，只買得九十多雙；再託店家向中南部調貨，總算搶購齊了。從此，再排練就完美無瑕，無破綻可挑剔了！

五、出國前公演

及膳宿、交通及連絡等；耽心大家記不住細節，並每人分發一本團員手冊備參。中午吃一頓豐盛西餐，由禮儀教師示範進用西餐程序及使用刀叉進餐應注意事項，旨在預防在國外出「洋相」。

下午八時，在中華體育活動中心，舉行出國前盛大公演，邀請台北文化教育界人士，北一女和文化學院學生及家長，以及有關單位首長親友參加，近兩萬餘人，把會場擠得爆滿。

七月五日上午八時半起，假北市敦化北路台北學苑舉行生活訓練，首先宣讀了教育部長鍾皎光致全體團員公函，說明此行任務重大，及國人期待殷切；勉勵大家在演出及生活各方面，皆能負責任、守紀律、盡心盡力、自動自發、互助合作，發揮團隊精神、爭取國家榮譽……。

由局長兼召集人王洪鈞，恭請副總統兼院長嚴家淦、副院長蔣經國、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暨中央各部會首長親臨校閱觀賞。首由教育部長鍾皎光授旗，正、副領隊鍾義均，劉昌博進場代表接受，旋即開始出國前公演。

演出時，全場的舞台燈光照明，特邀請我國首席舞台燈光專家聶光炎

繼宣讀團員公約、教師教練們講述生活須知：涵蓋一般注意事項，以

負責指揮操控，他彷彿一位七彩燈光魔法師，幻化莫測，瞬間像進入

了朦朧的海市蜃樓，忽兒又似置身天女璇宮，仙樂般的序曲隨之飄響起來。

北一女的樂、儀隊依序進場表演後，接著是文化學院五十名舞蹈科系學生，前後表演的「霓裳羽衣舞」及「嘉賓讌舞」。之後，是兩廣醒獅團二十位團員的舞獅、舞龍表演。每個節目皆進行順暢，五彩繽紛、活潑生動，富有青春氣息，尤以北一女樂、儀隊的迷你裙，都成了全場視線的焦點。

全部表演節目，只花了五十七分半，幾乎是在連綿不斷的鼓掌中進行。演畢後，嚴副總統轉請蔣副院長表示觀感，蔣氏欣然點首說：「節目緊湊精彩，難得的是富有中華文化的特質，出乎我的意料。」其他與會檢閱官們見蔣氏點了頭，皆對演出節目表示嘉許；等於通過了結業大考驗。

六、鄉村診所怪俗

一九七〇年七月七日，恰是日本對我國河北宛平縣發動「蘆溝橋事變」的卅三週年；我團——中華民國訪

日藝術團，竟於這個傷痛的日子，前往日本大阪萬博會表演，內心的複雜情緒，百味雜陳，難以描摹。

我團因團員人數眾多，服裝道具又載滿三卡車，搭乘中華、國泰兩架包機前往。人員順利上機，惟道具中「金龍獻瑞」的兩個龍頭太大，裝箱後更加龐巨，搬不進機艙；最後只得把裝箱的箱殼拆除，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兩只龍頭塞進艙內。

飛抵大阪機場，日方安檢人員赫然發現艙內有近百枝類似步槍的武器，斷然下令不准進口；幸有我大阪總領使官員解釋：這是表演用的木質花槍。復經仔細檢驗後，才准放行。

抵達大阪萬博郊區的小市鎮住下，發現夏天的天氣好熱，彷彿空氣裡添加了燃料，滾熱炙人。宿舍好像是用學校教室改裝的，鋪上簇新榻榻米

，被單也是新的，水電齊備，頗為雅潔。

男團員人數少，全住樓下，尚有隔間，頗為寬敞。女團員人數眾多，分住二、三樓層的大通間，像日式軍營般的榻榻米通鋪床位，挨睡一起，彼此倒也親切熱絡。

日本屬於太平洋的海洋氣候，上半夜炎熱，女團員怕熱，開足了冷氣驅暑；因連日太勞累疲乏了，很快就進入夢鄉。誰知，翌日醒來，有一、二十名樂、儀隊及舞蹈隊團員，下半夜忘記蓋被單，招涼，拉起肚子來了！

我這個副領隊，實際上是生活上的管家婆，曉得事態嚴重，明天就得到會場預演，後天鐵定要正式上場表演了，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在此節骨眼上，全體團員一個都不能病，一個都不能少，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探詢後，找到當地一家負有盛譽的日式鄉村傳統診所，乃集合病號團員，掛急診

號求診。

日式鄉村傳統診所，有其一定的老式成規：它的外觀是木造房屋，進門口有玄關，求診者必先脫去鞋襪，一排方格子的衣物存放箱，恍如屏風般擋在玄關和診療室之間。一位穿和服的女護士，給每人一隻竹編籃筐，命大家脫光身上所有內外衫，包括貼身汗衫和底褲，悉數放置籃筐內，依號碼放進存放木箱內；然後遞給一襲鬆寬的袍子，無鈕扣，腰間只有一條帶子，繫好後就依序排坐，靜候醫生治療，這真是鄉村診所的奇怪習俗？

女團員進入診所，才曉得要脫光身上衣褲，是為了方便醫生診檢，但上了賊船，好在都是女性，惟有羞澀的照脫。那曉得主治的是一位男性醫生，在旁的護士命病號掀開袍，赤裸上半身；然後這位醫生拿著診療器，於前胸後背游移診檢了老半天，每人都羞窘難耐，臉紅心跳，但是又奈何！

我耽心她們的病況，第二天她們全都說：「甘願病死，也不願去活受罪！」經我探詢，才查出上述隱情。叫我欣慰的，是她們都不拉肚子了。不知是診所醫生的醫術高明？或是央求當地僑胞醫生所開祖傳成藥服食的神效？

她們病癒了，全團上下都放了心！

七、萬博驚艷

七月九日，也即是「中國日」的前一日，我團於上午十時在萬博會表演廣場預排節目，旨在熟習場地，及隊形變換的間距。因為，我們是逾二百人的大陣容彩排，轟動整個會場，上萬觀眾從四面八方匯集欣賞，加上會場擴音器的廣播，未排演到一半，場內已擠滿人潮。當天晚上的電視及翌日的平面媒體，均有報導這次排演盛況；可謂未演先轟動，先聲奪人哩！

這一天——七月十日，是我團團員歷經千錘百鍊的集訓，血汗交融的煎熬，所期盼一展身手的日子，終於到來了；大家早餐後，穿好服裝，檢查道具；尤其北一女樂、儀隊的新服裝，迷你短裙和褲襪，必得仔細檢查，差錯不得。然後，我團整隊出發，彷彿新兵戰士首次赴前線參加決生死的大會戰一般，士氣高昂，心情緊張，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抵會場不到九時，四面看台早已擠滿觀眾，總在三萬人以上；是萬博表演廣場，自揭幕四個多月來，觀眾最多的一次，可謂盛況空前。

「中國日」主持人——我國副元首嚴副總統於十時正抵達會場，全場起立鼓掌，他是在迎賓樂音中入座。陪同他的除各國外交使節代表及眷屬，還有我國政府官員；中央各部會首長、中國館長楊乃藩暨我表演團籌委會召集人王洪鈞等五十餘人。

嚴副總統於會場內滿坑滿谷觀眾

前，起立簡短致詞：強調中日友好關係，及預祝大會圓滿成功。旋即說明特準備了兩百多名演員表演的豐富而精彩的節目，歡迎大家欣賞和指教。他的致詞，要言不繁，獲得掌聲如雷。

表演開始前，播放序曲——國樂「陽明春曉」，樂聲悠揚，約二十秒，會場因之安靜下來。

在炫彩聚光燈照射下，北一女少女樂、儀隊一一〇人，從前場側門整隊魚貫進場，樂隊演奏進行曲前導，儀隊持花槍隨後；先以分列式繞場一周，炫麗的服飾，搖曳生姿的迷你短裙，白皙修長的美腿，整齊的步伐，再加上散發青春氣息的娟秀容貌，艷光四射，把觀眾們驚呆了，彷彿日本古代的久米仙那般痴迷欲醉，幸而眼前不是湍急溪河，否則都會墜落下去了！

儀隊每一分隊的隊長，正步於主席看台前揮舞雪白指揮刀行禮時，真

有「美人如玉劍如虹」的英挺健美感受，成為全場視線의 聚焦點。

樂隊於場中演奏名曲，且作各式隊形變換表演。之後，儀隊在樂隊伴奏下，進入會場中央，表演花式操槍絕技，隊形變換時，忽而蹲下用花槍排字拼圖，使觀眾眼睛忙不過來，美不勝收，目不暇給。

接著是中國文化學院舞蹈科系五十名女生，表演「霓裳羽衣舞」，服飾艷麗、彩帶飄飛，花團錦簇，翩翩起舞，彷彿天女下凡塵，觀眾莫不眼花撩亂，幾疑置身仙宮，不似在人間矣！

之後，是兩廣醒獅團二十人的「羅漢戲獅」，四隻南方金獅，從廣場四角側門躍舞縱跳進場，尤以那位胖子鼓手李輝岫的千變萬化的擊鼓特技，全場震驚。因日本人素以鼓樂自傲，看了這位鼓王的神技，歎服不已！繼而是北一女的「繡荷包舞」，及兩廣醒獅團的「金龍獻瑞」，雖是

添加的墊場節目，仍有其生動活潑，壯麗多姿及諧趣橫生的可看性。

「嘉賓舞蹈」是一個大型的喜慶歡騰舞蹈，三組各穿色澤式樣不同服裝，分持飲宴器皿酒杯、竹筷及銀盤進場，拇指扣擊杯筷的節奏聲，仿如西班牙樂舞中的響板，整齊而清脆；然後綜合穿梭翩然飛舞，像彩蝶穿花、金魚戲水，熱鬧歡愉；是正適合「中國日」慶典的應景舞蹈。

最後是「謝幕」，兩百名表演者全體載歌載舞，答謝觀眾，場景壯麗而浩大，七彩繽紛，美艷絕倫；三萬觀眾自動起立的熱烈掌聲沸騰起來，如浪潮般翻滾，久久不歇！

主持「中國日」慶典的嚴副總統和與會貴賓們，於掌聲中帶著歡欣愉悅的神情離場。據當日的媒體報導說：「中國日」的大型表演節目，是萬博揭幕以來，最完美、最成功的一次演出。本團的所有演職人員，睹此情景

，熱淚盈眶，歡欣無比，大家數月辛勞，算未白費。

可是，北一女樂隊演奏銅鈸樂器的蔡同學，因激動萬分，情不自禁，甫回後台化粧室攘臂歡躍時，不慎右手上的一面銅鈸墜落，切破了她的右腳靴皮及大拇指趾，皮破趾裂，鮮血迸流，十指連心，痛徹心肺，暈倒地上，醫護人員於慌忙中急救止血。

我見此一不幸情況，看她傷勢不輕，心中暗自著急：下午和晚上還有兩場演出，天哪！該怎麼辦呢？！（未完待續）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